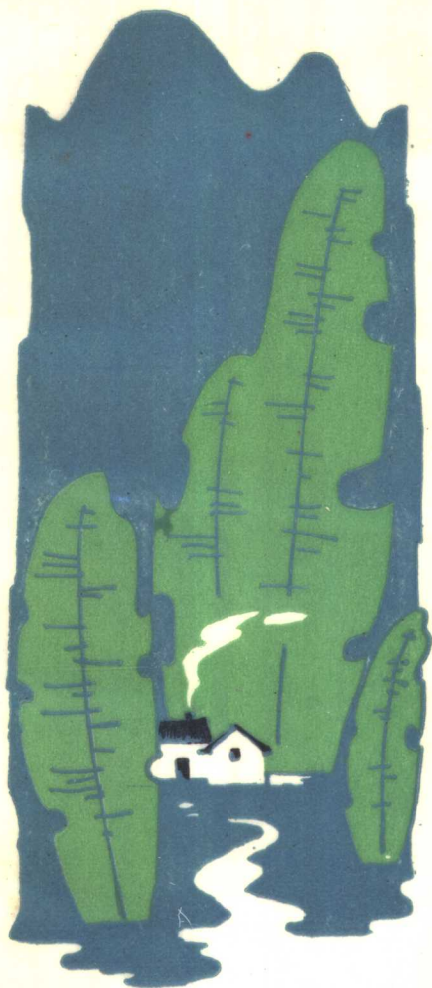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内当家

王润滋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内当家

王润滋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4 北京

内 容 说 明

剧本描写一个在旧社会当过丫头的农村妇女，以生活主人的宽广胸怀，不卑不亢地接待那个过去曾经残酷地剥削、虐待过她，如今以爱国华侨身分回国探望故居的老地主。一个旧恨未消，一个惶恐不安。全剧紧紧抓住这种独特的、心理的矛盾冲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新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的新思想、农村的新风貌。

剧本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责任编辑 曹汝仪

内 当 家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 物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7/8插页，2字数：40,000

1984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统一书号：10061·463

定价：0.38元

彤云密布的天空。

闪电。雷声。

大颗的雨点落在一张张仰起的庄稼人渴望的笑脸上。

风雨中的山村和原野……

水漫田埂。

一张铁锹有力地铲下去，铲开一个缺口，让田里的水滴进排水沟里。

风雨中传来呼喊声：“李秋兰，过河了！”

抬起一张淌着雨水的中年女人的脸……

风雨摧折枯枝；

山洪冲落酥石；

一条奔腾的大河。浑黄的浪涌卷着残枝败叶的庄稼棵子，漫过河中的石桥，浩浩而下……

河边，一群人焦急地望着对岸。

对岸，李秋兰冲破风雨而来。她看看水中时隐时现的石桥，毫不犹豫地踏上去。

人们担心地看着。

她的丈夫锁成吓慌了，喊了声“内当家”，就

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战战兢兢地踏上桥头。

李秋兰站定了，一咬嘴唇，挥手喊道：“你腿脚慢，闪开点儿！”

锁成停住了，无可奈何地向那一边伸出两只手。

风旋落李秋兰肩上遮雨的塑料布。她眼看着洪水卷走了它。然后，她坚定地朝前走去……

叠印字幕：

内 当 家

在滔滔的洪水中、在摇动的石板上、在李秋兰艰难稳健的步履间，叠印演职员表……

第 一 章

雨后，明朗的天。

河水平稳地流着，两岸留下大水冲过的痕迹。

笑声。棒槌声。洗衣服的女人们。

挑空水管的吱吱咯咯的响声，由远而近，清脆而有节奏。

正在洗衣服的秋兰抬起头，一边拧，一边朝那边看。上游岸边有一口水井，井台上有挑水的人。锁成也到了，放下筲……

秋兰抖开拧干的衣服：“哼，就显着他出来挑担水，不然的话一家子人都得干死！”

一个姑娘：“大婶，你这是说谁呀？”

一个媳妇朝井那边一咧嘴。

姑娘笑起来：“大婶，用得着这么疼么？挑担水累不坏！”

秋兰：“死丫头，你大叔腿有劳伤病，这道儿滑跣溜的，摔散老骨头你包？”

姑娘：“嘻嘻，咱可包不起！”

媳妇：“人都说，姜是老的辣，两口子是老来甜！是么，婶子？”

秋兰：“甜不过你们大闺女小媳妇，搂着亲，抱着啃！”

姑娘羞得跳起来，捶着秋兰的后脊背：“大婶坏！大婶坏！……”

笑声在波涛间激荡……

雨后的村街，泥泞难行。

锁成挑着一担水，从井那边摇摇晃晃走过来。

一只大手从后面抓住了他肩上的担杖，锁成扭头一看：“嘿，老支书，是你呀！”

老支书看着桶，皱眉道：“就喝这黄泥汤子？”

锁成：“有啥法了，澄澄喝吧！”

老支书按下他的桶，把水倒进旁边的水沟里。

锁成愣了：“哎哎……”

老支书一笑，拉着锁成就走。

老支书院里。

清清的泉水哗哗地淌进桶里。

老支书轻松地按着手压机井的把手。

锁成绕着机井转过来转过去：“嘿嘿，手一按就冒水儿，真神哩，真神哩！”

老支书：“锁成，咱村好多人都想打，你家呢？”

锁成认真地思谋了老半天：“嗯，嗯，嗯……好是好，可得商量商量俺那内当家的！”

老支书哈哈大笑。

锁成懵了：“笑啥哩，俺说真格儿的！”

老支书：“你呀锁成，锅头后的汉子，上不得大台面！”

锁成十分得意：“都说是，驴驾辕马拉套，老婆当家胡乱闹。俺那家，非她当不可！”

老支书大笑不止。

黑砖黑瓦的高门楼、大瓦房。

院里传来李秋兰朗声朗气的嗓门儿：“打！不少胳膊不少腿儿的，人家能，咱也能！”

这是一座旧式的整洁的农家大院。

锁成踩在梯子上，往厢房墙上绑着被风吹落下来的葫芦蔓子。秋兰在下面扶着梯子，递着绳头什么的。

锁成：“自个院里有个井，旱不怕，涝不怕，洗衣灌菜不出门儿，方便多了！再修上个沼气池，嘿！……”

秋兰抑住内心的喜悦，故意逗他：“看美得你，别跌下来摔八瓣儿！”

锁成更忘情了，弯下腰，眉开眼笑地说：“喂，

内当家的，你说过去刘金贵当世那工夫，过上咱家今天这么个日子了？”

秋兰沉思地摇摇头：“不见得。”

锁成：“是嘛，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咱们也尝尝地主日子的滋味儿！”

李秋兰先是一愣，接着格格地笑起来，笑得松了手，梯子一晃，锁成失足落下……

秋兰一惊，猛然张开双臂，接住了他，几乎是抱着放到地上的！

一场虚惊过后，两口子笑成一团……

门开了，进来的是他们上高中的小闺女新妮。

锁成立刻一本正经地板起面孔：“今儿怎么放学这么晚？”

新妮狡猾地眨眨眼：“俺放暑假了！”

锁成：“唔，唔，你学什么物啊理的，看看咱那戏匣子，声儿咋不大了……”

新妮：“爹，咱那广播照样响呢！”

锁成：“唔，唔……”

秋兰忍住笑给丈夫解围：“新妮，去拔趟猪草，老大个闺女了，放了假，也不知找个活干！”

新妮跑到门外去，把一捆草背进来，摔到爹妈跟前，骄傲地抬起头，看看他们。

秋兰喷地笑了，用手指去点新妮的额角。新妮做了个鬼脸，扭身跑进里屋去了。

锁成看着秋兰：“跟你一模一样。”

秋兰看着闺女的背影，满意地笑了……

夕阳。炊烟。

锁成推着车走过村街。车上装着机井头和塑料管子。人们围着他，追着他，扯管子，摸机子……

“锁成哥，打机井么？”

锁成昂首挺胸走着：“打！人家能，俺也能！”

“请示内当家了？”

锁成骄傲地：“那当然！”

人们哄笑起来……

锁成家外屋。

一锅蒸好的大白馍馍，裂“嘴”笑着。

秋兰一个个给它们点着红顶子……

晚饭。广播响着。

锁成把碗筷子一推，抹抹嘴，往铺盖上一仰，架起二郎腿，点上袋旱烟，有滋有味听广播。

广播声：“……社员同志们，在这次节目里，先播送摘帽地主赵百万的讲话录音，然后介绍葛山大队党支部认真落实上级指示，给地富分子全部摘帽的经验……”

锁成眨眨眼，摇摇头，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直盯盯地看着墙上的广播匣子。

广播声：“我叫赵百万，今天能以公民的身份在这里讲话，感谢共产党……”

锁成烦躁地把广播开关拉死了。

一只湿漉漉的手从房门伸进来，摸到拉线，

又拉开了。

广播声继续着……

锁成一袋接一袋地抽烟，烟雾弥满了屋子。猛然，他坐起来，又把开关拉死了。

外屋里碗盆嘎啦一声响，秋兰火辣辣地冲进来，在围裙上擦着手：“你这人真是，自个儿不听，也不叫人家听？！”

锁成支吾着：“俺，俺，俺……头痛哩！”

秋兰顿时落了火儿，伸手去摸他的前额：“不热，恶心么？”

锁成：“唔，唔……”

秋兰：“俺给你烧绿豆汤。真是的，屁事不用你操心，上得那门子火！……”

冒着热气儿的绿豆汤。

锁成大口大口地喝着……

夜。炕上。

秋兰酣然入睡，发出轻松的鼻息声。她身边，锁成的烟锅儿一闪一闪地亮着……

渐渐地，画面变成混沌的一片。混沌中支离破碎地浮现这幢房子的每一部分：高门楼，青砖墙，黑瓦顶，大格子窗……最后合成这幢房子的全部，那样高大威武，立于全村的中央。

又出现了他自己。

大门嘎地一声开了，走进一个戴狐皮帽子、面孔冷酷的中年人，手里端着水烟袋，一步步向

他逼近……

他惊恐地后退着，后退着……

戴狐皮帽的人指着房子，大声地对他说着什么……

他大声地争辩着……

忽然，这房子摇动起来，愈来愈烈，终于哗啦啦地倒塌了……

锁成的惊叫声：“新妮妈！……”

电灯“叭”一声拉亮了。

锁成气喘吁吁，冷汗淋淋。

秋兰揉着眼：“咋？还痛？”

锁成披衣坐起，把烟袋插进荷包里抠索着，老半天没装出一锅子烟。

窗台上的烟灰堆成了一座小“山”。

秋兰疑惑地看着锁成：“咋啦？”

锁成支吾着低下头。

秋兰急了，一骨碌爬起来穿衣服：“你这个真是，有话说，谁给你嘴上打封条咧！”

锁成憋足勇气：“咱那井别打了。”

秋兰：“咋？”

锁成：“你没听戏匣子里喊的啥？”

秋兰：“啥？”

锁成：“俺不说你也明白。”

秋兰急了，被一撩就要下炕：“你别说了，留在肚里沤肥吧！”

锁成赶紧抱住老婆的胳膊：“慌啥哩，俺说还不中！”他把嘴往她耳边凑了凑，压低声说：“高山

的地富分子都摘帽了，连蹲过八年大狱的赵百万都在内。”

秋兰点头：“嗯。”

锁成：“现时，人家跟咱贫雇农平起平坐呢！”

秋兰咬住嘴唇：“嗯。”

“桌子、板凳一般高哩！”

“嗯！”

锁成点上烟，嗞嗞地抽着：“就为这，咱这井别打了，别把劲儿出瞎了！”

秋兰愣了。

锁成：“唉，你这人真死心眼儿！挑明了说吧，咱这果实房还不知姓啥哩！刘金贵还没死，听说在日本国里开饭店，挺有钱，给县上捎回辆小鳖盖子车，还有电视机啥的。这房，不保险哩！”

秋兰：“你净瞎寻思！”

锁成：“瞎寻思？你不见上头的政策，象奶头孩子的脸儿，一天十八变！吃不准哩！”

秋兰似有所动，低下头不吱声了。

锁成颇有点理直气壮了：“咱家的事儿，从来都你说了算，俺宾服！这遭听俺的，保准吃不了亏！”

秋兰突然笑起来。

锁成懵了：“笑啥哩？”

秋兰还笑！笑得格格格的，笑得前合后仰，笑得用拳头擂着老头子的脊背，擂得咚咚响。

锁成慌了神，伸手去捂老婆的嘴：“左邻右舍都是耳朵，你就不怕……唉，笑啥哩！”

秋兰擦着泪儿，狠狠瞪了老头子一眼：“你呀，小庙的鬼！白赚俺两碗绿豆汤！俺就不信日头能跟西边出，俺就不信共产党的天下能叫人翻个个儿！没事瞎寻思，睡你的省心觉吧！”

她一伸手，把灯拉灭了。

嘹亮的鸡啼声。

晨曦微露。院墙上一只雄鸡英姿勃发。

秋兰的声音：“新妮！”

正间屋，她正在做早饭。灶里的火冒出来了。她没看，却用脚把草推进灶里去。

新妮扭着辫子从里间屋出来。

秋兰继续忙她的：“去买盘鞭，还有十个炮仗、十个二踢脚子！”说着，抬起一只胳膊肘，等着——

新妮熟练地从她口袋里掏出钱：“妈，我买支圆规，那支生锈了。”

秋兰：“不买！锈了还能划出个方的来！”

新妮嘟囔着：“才七、八毛钱……”

秋兰：“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到那筋骨节要的时候，一分钱憋倒个硬汉子！”

新妮嘟嘟囔囔走到院里去。

里屋传出锁成的咳嗽声。

秋兰赶紧揭开锅台上一个扣住的水瓢：一碗冲好的鸡蛋脑儿。

她双手端起来，走进里屋去，擎到刚穿好衣服锁成面前，柔声和气地：“快喝吧，今儿冲早了，别凉了。”

锁成：“不给孩子买圆规你买鞭炮做么？”

秋兰把碗往锁成手里一塞：“俺放响儿听！”

鞭声爆豆儿似地响着。

锁成院里，硝烟弥漫，纸屑儿飞扬，里里外外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孩子们窜来跑去，抢着没有燃着的小鞭儿。几只受惊的鸡嘎嘎飞到屋顶上……

一老者：“打井放鞭炮，老辈子没这讲究！”

老支书：“老辈子没有的，秋兰家开头儿！”

一女人：“这个把家婆儿，今儿怎么舍得拿着票子闹光景儿？”

“怎么没见锁成呢？”

“嘻，钻老鼠洞里了吧……”

秋兰狠命地一咬嘴唇，跺脚冲屋里喊：“妮儿她爹！”

锁成出来了。

秋兰把个扞杖粗的大炮仗塞给他，压低声命令：“放，放个响儿给他们听听！”

锁成犹豫了一下，把炮仗竖在地上，划着火柴往上凑。手哆哆嗦嗦，灭了，没有点着。又划一支，手依然哆哆嗦嗦……

秋兰抓住他的手，坚定地按到引芯上。顿时火星飞溅，轰地飞起一团纸花儿。人们欢跃着……

秋兰将一把铁锨推进锁成怀里：“妮儿她爹，动土吧！”

锁成也有了劲儿，呸呸吐了两口唾沫在手心里，搓了搓，一锨铲下半尺深……

井口，架起一辆扒掉胶带的小推车，轱辘朝天，以代滑轮。秋兰和几个乡亲在用力拉着滑轮的绳子。

井口拱出一颗戴柳条帽的脑袋。秋兰伸手拉上他来，是满脸泥汗的锁成。

众人：“怎么样，见水苗了？”

锁成颓丧地：“屁！连个唾沫渣渣没见着，还遇上酥石层了！”

秋兰一抿嘴唇：“俺下去看看。”

锁成为难地拖住她：“你……”

秋兰一把摘下他头上的柳条帽，扣在自己头上，走进吊筐：“放！”

车轮滚动着，滚动着……

深深的井筒，吊筐下沉着，下沉着……

锁成、众人紧张地放着绳子……

井底。

秋兰用手扒着石缝，观察着。她捏起一撮泥，放在手心里，吹着，土干燥得飞扬开来。

她双膝跪下，抡起镐刨着，震得手麻。

井口边沿上露出锁成焦急不安的脸。随着镐刨声的一起一落，他的嘴一抽一咧地动。

井边的一个泥块落下来，打在柳条帽上，飞散开来。

锁成惊叫起来：“妮儿她妈，上来，快上来！”

镐举起来，落下去，只在石层上敲下个白

印儿。

锁成的身子已探进井口好深了：“妮儿她妈！……”

秋兰坚定地撬开一块石头。她实在累得不行了，一屁股坐下来，喘着……

锁成哀求的声音：“妮儿她妈，咱不打了，宁肯喝那黄泥汤子也不打了！”

秋兰猛然仰起脸：“打！去找西庄五师傅，兴许龙王爷在石头底下压着呢！”

锁成：“妈呀，还打……”

盘山公路。

锁成扛着铁钎，和背着工具箱的石匠师傅匆匆赶来。

一辆日产轿车飞似地从他们身边掠过，带起的风把锁成吹了个趔趄……

锁成气得冲汽车“呸”地吐了口唾沫。

汽车嘎地刹住了，驾驶室里探出一颗留大背头的脑袋：“喂，老头，去大河北还有多远？”

锁成头一扭，不理他。

车门打开了，跳下一个秃顶矮胖子，倒背着手走到锁成跟前：“老大爷，我们要到大河北大队有急事，这路怎么走？”

锁成打量了一下这个势派挺足的人，不敢怠慢了，指点道：“朝左手一拐，翻过山坡就到。”

胖子转身上车。车开走了，后面拖着滚滚的烟尘。

锁成沉思的脸……

大队会计室门外，停着那辆小汽车。一群大人和孩子围着看稀罕。指指点点的手，唧唧喳喳的议论声……

一个顽皮的小伙子趴在门缝上看屋里。

屋里，那个矮胖子正在和老支书谈着什么……

小伙子听不清，在屁股后面朝人们摆手。人们立刻停止了吵闹，注意着屋里的动静……

小伙子听了一会儿。退回来，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人们围住他，七嘴八舌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他回头看看屋里，领着人们走出老远，才松口气说：“刘金贵……回来了！”

人们都愣住了。

一个大婶子对着另一个大婶子的耳朵说：

“刘金贵回来了！”

一个老爷爷对着另一个老爷爷的耳朵说……

一个窗口里的人对着另一个窗口里的人说……

奔走相告的脚步，脚步，脚步……

李秋兰家。

秋兰、锁成探着身子望井下。